

關少校的最後一天

· 王立楨 ·

五十年前的十一月十一日，一個

極其平常的日子，國際上沒有重大的事件發生，臺灣本島內也沒有什麼特殊的事情，所以那天對絕大多數的國人來說，是個不會在記憶中留下任何痕跡的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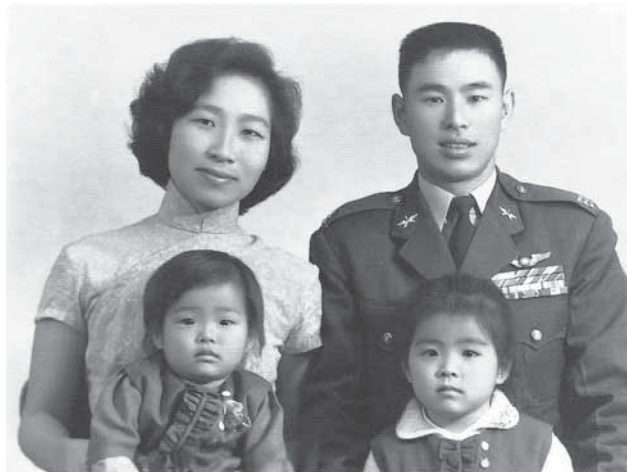
但是，五十年前兩岸間敵對的情形是相當嚴重，且就在當年的一月，金門東北方上空就會發生過一場空戰，在那之前烏坵及東引海域也都曾發生過海戰，爲了確保臺澎金馬的安全，國軍時時刻刻都在備戰，因爲雙方之間的戰爭可說是一觸即發。

爲了確保在下一場可能發生的戰事中獲勝，及保衛島內每一位國民的生命，國軍所有的訓練都模擬真實作戰情況，而也就是因爲情況逼真，有些官兵就在訓練中犧牲了生命。

以下的故事就是發生在五十年前的今天，一位飛行軍官在他生命中最後一天的行徑，他在一個尋常的訓練任務中失事，他完美的家庭就此破碎，但我們的國家卻因爲他及同僚們不斷備戰而更安全。

民國五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上午五點半

天空仍一片昏暗，臺中空軍醫院後方的安康一村裡，已有許多戶人家開始一天的作息，那天雖然是星期六，但在五十年前的臺灣，週六還是要上半天班；而對於軍人來說，週末與平常任何一天是沒有什麼分別的，所以每家的電燈逐漸在那個空軍眷村裡



關永華全家福

亮起。

住在十四號的關永華也在那時醒來，他輕輕翻身離開溫暖的被窩，不想驚醒睡在旁邊的妻子玉玲，但是一向敏感的玉玲卻在他下床的同時也醒了過來。

「起來啦？今天有任務嗎？」從小就在空軍圈子裡長大的玉玲，對於空軍中的用語是很熟悉的。

「今天沒有飛行，現在還早，妳再繼續睡吧！」站在床邊正將飛行衣穿上的關永華對著玉玲說。雖然說當天沒有飛行任務，但在那個時期對每個飛行員而言，不管有沒有任務安排，都是穿著飛行衣上下班，因爲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緊急任務下達。

「也該起來了。」玉玲伸了個懶腰，由床上坐了起來。

「對了，今天是菊麗的生曰，你下班的時候去給她買個蛋糕回來。」玉玲對著正在著裝的關永華說，菊麗是他們的大女兒，那天是她七歲的生日。

「那是當然，不用妳說我也會記得的。」

隨著關永華穿上飛行衣之後，玉玲也跟著起身，她雖然不用上班，但每天固定的家務事就是圍著先生與孩子轉的；因此，她也必須緊緊跟著起床

，替他張羅早餐。

關永華吃完早餐，抓起掛在牆上的飛行夾克，就要往外走時，突然像是想到什麼事似的，轉過身打開女兒的房門，蹣手蹣腳的走到菊麗的床前，俯下身去在菊麗的臉頰上親了一下，菊麗似乎被這輕微的動作驚醒了，她睜開惺忪的雙眼，看見爸爸正低頭在她的眼前，於是她伸手抱住爸爸的脖子，並輕聲的在他的耳邊說：「爸爸再見。」

這聲道別，將父女兩人此生的緣分畫下了句點！

上午七點

八中隊每天的總提示正在作戰室裡進行著，作戰官正對著在座的所有隊員講述當日的氣象狀況，及中隊所安排的各项訓練任務。擔任分隊長關永華少校其實當天是被派到一批前往水溪靶場執行地靶任務，但是他爲了不讓玉玲擔心，所以才沒說實話。

總提示結束之後，關永華接著對地靶任務的組員開始進行任務提示。水溪靶場是位於嘉義海邊，一個空軍對地炸射訓練的靶場，嘉義以北的幾個部隊通常都是在該處實施對地炸射訓練。

雖然每位隊員對於水溪靶場都相當熟悉，但是關永華仍然不厭其煩的

將航線與打小角度地靶的瞄準要領及一些該注意的事講述給每位組員們聽。最後，在結束之前，他提醒組員們絕對要注意安全，尤其在對目標開槍時，特別要留心脫離的高度。

在提示完畢之後，關永華突然一反常態的對著三位組員表示，雖然大家經常打地靶，但千萬不要輕視這個訓練任務，因爲一旦中共以艦艇對我方開始展開攻擊時，一定要在第一波出擊時，就將艦艇擊沉，如此除了節省彈藥之外，同時可讓其它機種有更多的反應時間。話說完，關永華的僚機蔡冠倫上尉，以開玩笑的口吻問他：「關分，什麼時候開始說反共八股啦！」

蔡冠倫上尉是一位相當講義氣，同時在江湖幫派中非常被尊敬的一號人物。他的期別雖然比關永華低許多，但一來因爲他的飛行技術優良，再來也因爲他的江湖性格，使關永華非常喜歡這位老弟，飛行時經常挑他作爲僚機，也因爲這樣，他有時就會跟關永華在說話時有些沒大沒小。

當天，關永華對著他笑了笑說：「我可是在說真的，以後你們就會知道！」

上午九點

任務提示後，關永華及他的三位

僚機人員前往個裝室著裝，穿上抗G衣，背上降落傘及拿頭盔。那天關永華似乎相當亢奮，與遇到的每一個人都熱烈的打招呼並寒暄幾句。著裝完畢之後，他們四人走出作戰室，跳上一輛吉普車，由一位見習官開車帶他們前往停機坪。

吉普車在停機坪停妥之後，每架飛機的機工長都已經站在飛機前等候飛行員，關永華走向他的座機，熱情的與機工長打招呼，然後在機工長的陪同下，開始實施飛行前的三百六十度檢查。

那天關永華所飛的飛機機號是四三三六，那是一架機齡不滿三年的飛機，一年多以前才由美國以軍援名義送到我國，可說是一架相當「新」的飛機，關永華以前飛過許多架次，對那架飛機的性能及反應都相當滿意。但儘管飛機是新的，那天關永華還是很仔細的與機工長兩人，依照卡片上的每個步驟實施檢查。

上午九點半

J79發動機在一聲恰似的巨響聲中啓動，座艙內所有的儀錶指針像是被驚醒似的開始轉動。關永華很快的將那些儀錶檢查一遍之後，轉頭向僚機的方向看了一下，蔡冠倫舉起右手，對著他做出一個OK的手勢，表示

飛機也順利啟動，於是關永華鬆開煞車，將飛機滑出停機坪，對著跑道滑去，蔡冠倫則緊跟著在後頭將飛機滑出。

關永華帶著三架僚機進入跑道，在與塔臺聯絡並得到起飛許可之後，他將油門推滿，飛機在J79發動機的強大推力下開始往前衝，他仔細的操控著那架飛機在跑道上快速的加速著，在空速錶指示到達起飛速度時，將駕駛桿拉回，飛機輕盈的衝進了藍天。

上午十點

當天水溪靶場的指揮官是三大隊的雷定國中校，當他聽到F-104型機如狼嚎似的聲音，由空中傳下時，耳機中同時也聽到關永華向他報到的聲音，他焦急的看著幾位還在靶場上裝靶的士兵，看樣子他們是無法準時的將靶架好，於是他用無線電通知關永華，表示靶尚未架好，要他暫時待命。關永華聽了之後，便下令大家在靶場上空開始盤旋待命。

上午十點十五分



F-104星式戰鬥機於民國49年加入我空軍行列，肩負起捍衛臺海領空之行列；其最為人知的，即為J79發動機如狼嚎般的聲音。

在地靶終於擺妥，雷定國抓起麥克風對著關永華的編隊說：「Papa Flight，水溪，靶已備妥，你們每架打一個pass就走。」Papa是關永華的呼號，通常依照慣例打小角度地靶時，每架飛機都可以打兩到三個pass，但是那天四大隊的F-100機隊安排在十點半開始進入打靶，為了使後續幾批飛機的時刻不致耽誤，雷定國決定縮短關永華這批F-104的時間，如此整體的時間就不會耽誤。

關永華聽了雷定國的指令之後，帶著僚機開始對著地靶衝場，在進入射擊航線之前，他對著他的僚機說了他此生中的最後一句話：「我要將那個靶打爛！」

雷定國在指控室裡看著關永華的飛機進入，開始一切都很正常，飛機在一千六百呎高度時，開始開砲，飛

機的速度很大，高度下降的也很快，在通過八百呎高度時，雷定國覺得飛機該在那時停止射擊並爬升，但他發現那架飛機的機砲竟然還在連續射擊著。

蔡冠倫的飛機那時正準備左轉進入射擊航線，但他看到關永華的飛機竟然還沒有脫離，他正要按下話鈕警告關永華時，只見那架飛機的機頭開始拉高，蔡冠倫才稍微放心，但是他仍然擔心那架飛機可能沒有足夠的高度脫離，他在座艙中盯著那架雖然機頭已拉高，但是機身仍然在下沉的飛機。

幾秒鐘之後，蔡冠倫所擔心的事發生了！他看到關永華所駕駛的飛機尾管撞到地面，機尾在地面拖出一條火龍，同時飛機仍以高速向前衝著。雷定國不敢相信在他眼前所發生的事，關永華那架飛機機尾撞地之後，還在繼續往前衝著，然後在他驚慌的注視之下，飛機爆出一團火焰，一聲震耳欲聾的爆炸聲隨之傳來！

看到那團爆炸火焰的蔡冠倫，心中一驚，他知道在那種狀況下，飛行員幾乎是沒有生還的可能，但是他仍然抱著一絲希望，操縱著飛機由那團火焰旁飛過，希望能看到任何奇蹟。但是他失望了，他所看到的是整

架被火焰所吞噬的破碎機身，他按下通話按鈕開始報告：「Papa Two 廣播，Papa Lead撞地，Repeat，Papa Lead撞地。」

上午十點半

八中隊的張甲少校正帶著四架E-104型機在清泉崗機場的滑行道上往三六跑道滑行著，那天他的任務也是到水溪靶場去進行地靶訓練，與關永華那批任務不同的是，他們所執行的是大角度投彈訓練，而關永華那批是小角度射擊訓練。

正當張甲將通訊頻道由滑行波道換到塔臺波道時，他聽到了關永華那批任務的三號機正在向塔臺回報那意外事件。

張甲聽了之後，心中一急，顧不得無線電的通訊規定，立刻插嘴問到：「是那一架？跳傘了嗎？」

「Papa Lead撞地，沒有跳傘。」

張甲聽了之後，腦海中立刻浮現了關永華的身影，他實在不敢相信像關永華那麼精明的人，竟會發生這樣離譜的狀況。他按下話扭，通知僚機：「Jimmy Flight, Jimmy Lead, Mission abort. (Jimmy編隊，這是長機，任務取消)。」他知道在靶場出了飛機撞地的重大失事案件後，靶場一定會關閉的，而他正是帶著幾架僚機前往那

打靶，所以他決定不起飛了。

而此同時，遠在屏東空軍眷村裡，住在姥姥家裡的關永華小女兒安麗卻在院子裡看到了關永華，她好興奮的對著關永華跑去，卻撲了個空，她以為關永華要跟她玩躲迷藏，於是就在院子裡開始尋找關永華。這時，姥姥由屋子裡走出來，看著安麗正在院子裡東找西找，於是就問她：「安麗，在找什麼啊？」

「找爸爸，他剛來了。」姥姥聽了並沒有覺得奇怪，因為安麗已經住了一個多星期了，而那天正好是星期六，所以姥姥以為關永華來接女兒回家了。於是，也開始在院子裡陪著小孫女兒找關永華。

一會兒之後，她們兩人都失望了，姥姥認為孫女兒看錯人了，但是安麗卻很清楚的知道爸爸來看她了。

上午十點四十五分

張甲將飛機滑回停機坪停妥之後，見到有三架飛機正在衝場落地，他知道那是關永華的那批飛機。於是他在下了飛機之後，就站在飛機旁邊等著那三架飛機回來，他的一位僚機孫國安上尉在跳下飛機之後，就蹲在飛機鼻輪旁邊開始哭泣。

蔡冠倫將飛機停妥之後，正在爬下梯子時，張甲就衝到他旁邊，問他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平時在江湖上算是大哥哥級的蔡冠倫，將當時關永華撞地的情況說出時，竟也忍不住的哭出聲來；不一會兒，停機坪上的幾位飛行員都抱頭哭成一團。

上午十一點半

在左營中國石油公司上班的關永實先生正在辦公室裡忙著，雖然是星期六，但是公事卻像平時一樣多，所以他很專心的在辦公室裡工作著。

就在關永實認為工作即將告一段落時，電話鈴響了，他接起電話並報上自己的名字，對方也報上了名字，那是他高中同學殷春萱，關永實一聽到這個名字之後，一股不祥的念頭立刻湧上心頭，因為殷春萱在高中畢業之後進入空軍，目前和他弟弟關永華在同一個部隊任職，一位平常並不常來往的朋友，突然打電話來，讓他開始懷疑是不是弟弟出了什麼事情。

果然，殷春萱表示關永華在當天上午飛行時出了一點事，目前正在空軍醫院急救，情況雖然穩定，但是殷春萱對他表示，最好他能來臺中一趟。關永實聽了之後大驚，雖然殷春萱說傷勢不太嚴重，情況也算穩定，但是在空軍眷村中長大的他，太了解空軍的這種習慣，總是在親人未到場之前，盡量將事情淡化，免得親人在趕

路時焦急。

於是，關永實在掛掉電話之後，立刻向經理報告此事，經理知道後不但立刻准假，並表示可以由公司派出一輛車子，送他到臺中，如此可節省許多時間，因為大家都知道關永實的弟弟是一位曾經擊落過米格機的空军英雄。

中午十二點半

七中隊副隊長唐飛的太太張明燦女士下班回家時，在眷村門口遇到玉玲，因為兩人在眷村裡住的是對門，所以兩人邊走邊聊，結伴往回家路上去，當時玉玲還告訴張明燦，當天是菊麗的生口，晚上她要多做幾個菜。

張明燦剛進家門，就接到唐飛由隊上打來的電話，她有些訝異唐飛怎麼會在那個時候打電話來，結果沒等她問，唐飛就告訴了她那個噩耗，關永華在幾個鐘頭之前因飛機失事而殉職了！

張明燦聽了之後，不自覺向窗外望去，剛好看見玉玲站在家門口，叫著正在外面與小朋友在玩耍的菊麗回家吃中飯，看著那對母女，張明燦突然喉頭一咽，什麼也說不出來了。

張明燦與關永華夫婦兩人都很熟，並不只是鄰居的緣故，她在唸屏東師專的時候，就與住在屏東眷村中的

玉玲及關永華相識，那時她們倆還只是男女朋友，後來關永華擊落米格機當了英雄，玉玲也就在當年底嫁給了他，兩人當時就像童话故事裡的公主與王子般的受到大家的祝福。

張明燦看著窗外亮麗的世界，想著玉玲的美好世界就從此破碎，突然感到一陣昏眩，原來上帝的安排竟可以如此無情！

下午三點

八中隊中隊長祖凌雲中校坐在辦公室裡，強忍著心中的悲痛，在安排著飛機失事後的諸多事項，他一直認為關永華是一位相當優秀的飛行員，所以在執行任務時，都會請關永華為僚機，就連幾年前大隊長陳燦齡在執行八六海戰之後的報復計畫時，也選擇關永華當他的僚機。所以，祖凌雲認為關永華在飛行技術上是絕對沒有問題。所以，從他知道關永華失事之後，他心中一直在想：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關永華的失事呢？

飛行失事後，中隊所面臨最棘手的一件事就是家屬的通知，沒有人願意去做這種報喪的事，更沒有任何人受過這方面的訓練，去面對家屬聽到噩耗之後的反應，所以通常隊上都是先請與隊員較為親近的家人來照顧家屬。所以，關永華失事的消息傳來之

後，隊上已請殷春萱婉轉通知關永華的大哥，另外也電告屏東空军基地派人通知關永華及玉玲雙方的家屬，希望他們儘快趕到，等到親人到齊之後，再通知玉玲這個噩耗。

下午四點半

經過四個多小時的車程，關永實所搭的車子終於開到了臺中空軍醫院，他一下車就看見殷春萱站在醫院大門口。

「他情形怎麼樣？快帶我去看他。」關永實對殷春萱說。

「現在還不方便，還在急救，你先別急，先歇會兒。」殷春萱邊說邊帶著關永實走到醫院的會客室裡。

在會客室裡，殷春萱簡單的向關永實解說了一下飛機失事的經過，關永實聽了之後，就覺得弟弟的傷勢絕對不是像先前殷春萱所說的那樣，他心裡開始有了面對最壞後果的準備。殷春萱在說完之後，站了起來，請關永實暫坐一下，同時表示他要去急診室看看急救的情形。

殷春萱走出會客室後，轉到醫院的後面，點了根煙，看著天邊正在緩緩落下的太陽，實在不願意相信那麼一個茁壯的生命，竟然就此消失，關永華的身影再度在他腦海中浮現……幾分鐘後，殷春萱熄了手中的

香煙，走回會客室，哽咽著對著關永實說：「已經盡了力了！」

下午六點

關永華及玉玲的父母帶著安麗抵達臺中後，便由在車站等候的李子豪少校帶著，直奔安康一村而去。

下午六點半

玉玲做好了晚餐，在家正等著關永華下班的時候，聽到有人敲門，她正要開門時，菊麗已經喊著：「爸爸回來了，爸爸回來了。」並衝到門前，將門打開，但是他看到門前站著的是李叔叔時，她停了下來。

玉玲看著站在門前的李子豪，心中一驚，衝口問道：「永華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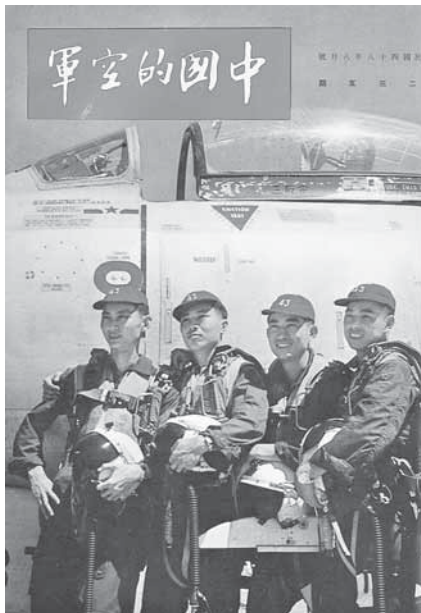
李子豪看了她一眼，然後緩緩的說出：「死了！」

結語

經調查後，空軍當局判斷該次失事的原因是因為關永華求好心切，專心打靶時忽略了飛機正迅速的失去高度，最後他雖然已拉起機頭，但飛機終因慣性之故撞地失事。

那件失事案件在整個歷史洪流裡並沒有引起任何波瀾，但是在半個世紀之前的臺灣，在對岸「解放臺灣」口號的強大壓力下，是關永華及他的同袍們，在備戰時所付出的血汗代價，才讓臺灣安全的撐過了兩岸兵弩相

◀民國48年東洛島空戰大捷，本刊曾以封面報導擊落米格機之空戰英雄。



▼時任參謀總長彭孟緝上將（中）與空戰英雄合影（左起何瑞基、張崗陵、張焰明、關永華）。



見的敵對年代。

關永華少校在生前曾於民國四十八年的東洛島空戰中擊落一架敵機，也曾冒著生命危險將故障的飛機飛回基地，在許多飛行員想辦法進入民航界的時候，他曾婉拒一個進入遠東航空公司的機會，因為他認為如果大家都去了民航公司，又有誰來保護國家？他是真正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的一位軍人！

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是要付出代價的）這是美國社會感謝退伍軍人及陣亡將士時最常用的一句話，目前我們在臺灣擁有著比五十年前更自由的環境時，是否有人想過，我們為這自由的環境所付出的代價是什麼？

其實七十餘年前，林徽因女士早為這問題說出過她的感覺：「萬千國人早已忘記，你的死是為誰！」